

散文 佳作 陳怡君

個人簡介：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(創作組)

目前就讀於東華大學創作所，有幸獲得多次校內文學獎，及第四十屆中興湖文學獎小說組第三名。今後也會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前進。

---

〈癩嫲〉

1

有一段時間，我恐懼在家中看見那道身影。半長的髮黏膩地鋪散在臉龐，微垂著頭，紗門的影被日光分割，細塵懸浮於影的窗稜之上，她時常悶不吭聲出現在我們家的客廳。

彼時客廳門口放著木質音響，仍不到它一半高的我，正好能躲在後面觀察這本不該出現於此的人。「家」在我看來是充滿私領域意涵的字眼，代表著獨佔性，是地盤的劃分。想來阿婆也是這麼認為，只要讓她發現這個家以外的身影，便會邁著與現在截然不同的俐落步伐，握著葫蘆製成的水瓢前來。我將身軀向更隱密處掩藏，聽著阿婆罵著「癩嫲」，大力地將那瓢水潑出，她渾身濕透，水與身下淡黃色的液體一起沖至地面，阿婆肆意謾罵著，要她滾出去。

癩嫲的家與我們不過相隔一條坡道，整座丘陵上只有我們兩戶人家，想要到附近的村落，必須先跨越一片竹林，竹林之中，不時有被棄養的流浪犬，以及腳邊倒著幾罐空酒瓶，靠在機車旁睡覺的大叔。

如果敢自己走下山就打斷腿，父親總是如此警告著。我沒聽過有人向癩嫲叮囑過不能一人下山，但她的行動範圍卻是十分有限且固定，整個世界中，彷彿只有這座丘陵，以及丘陵上的我們與她們。姑婆一家也不喜出門，不似阿公時常到山腳下售賣自家種植的農作物與找人喝酒，村中人大都以為丘陵上只有我們一家居住。

三合院日不閉宿，她像一道幽靈，也許轉角就會撞見她，又像陰雨天生長出的菇類，在佈滿黴菌的牆角努力探出頭，遲鈍與不懂事理，不懂旁人對她如何棄嫌，這便是她的生存之道。又或許她是喜歡熱鬧的，眾人在神明廳圍爐，她便站在撲滿稻穗的程郢，像一道彎著腰的麥子，越成熟，越挺不起背。她的嘴總是微張著，像是米糠包裹不住的胚乳，區別在於那齒並不像稻米般潔白整潔；一雙瞳孔無神而混濁，透過那魚一般的雙目，看向這扭曲又複雜的世界。虎姑婆不再是

飄渺意象，就這麼在口耳相傳中生般硬套具象化。我以為癲癲就是她的名字，只要她出現，大家便這麼呼喊著。包含癲癲的母親，我的姑婆。沒有人提到癲癲為什麼是癲癲，直到許久過後，我才知道那是指「瘋女人」。

也是個可憐人。將癲癲趕出家門後，阿婆自顧自嘆著，隨後發現音響後的我，告誡著我們這些孩子看到癲癲記得遠離些，又問道肚子餓不餓，要不要煮麵吃？在幼稚園有沒有聽老師的話云云。說這話時，阿婆總是笑容滿面，而這時，我往往是扮乖討巧，好似這樣便能與剛剛被趕出去的人有所區隔，是擔心自己也會被這個家丟掉嗎，那時只覺得癲癲一出現，阿婆就變得好陌生，人被趕走後，那個平常的阿婆才會回來。

直到後來與家的關聯愈加緊密，才發現阿婆的確有兩個。

作為童養媳在陳家長大的阿婆，直到阿公患上癡呆後，才真正成為這個家中的一份子，那時她臉龐已遲暮而麻痺，面上垂下的皺紋與舊紅磚房上的隙縫一同增長，人人可在牆上刻痕，在那道牆下，也許有著剛嫁入陌生人家，被肆意欺辱的女童。當阿公倒地連如何站起都忘記時，早已步履蹣跚的阿婆經過，都要踢上一腳，每每此時，當年謾罵癲癲的那個阿婆就會出來，用著類似的話語罵著，語句中卻帶著不易察覺的愉悅。

也是可憐人，我又想起阿婆對癲癲的評斷。

## 2

前陣子得到去早療機構工讀的機會，我所負責的班級，多是自閉兒，少數幾位特殊症狀的孩童。每日要先執行的，便是先引導他們將書包放入櫃中，再從餐袋拿出餐具，放至指定地點。有些能力突出的孩子已經習慣此一流程，能夠自發地完成，有的孩子卻始終如一，進到班上後，丟下書包便向外奔跑，一旁的教保員早有準備，在門前便將失控的孩子送回教室，重複著引導動作。

機構與一般幼兒園無過大的區別，上午仍是共同學習，下午是個別指導，只有午餐時間較一般幼兒園提早約莫一小時，些許無法自主進食的孩子，只能靠著教保員與工讀生們餵食，午餐便是這麼一心多用，既要防止孩子將不喜歡的食物吐出，同時需時刻關注去洗碗刷牙的孩子，是否將水噴濺四處，以及防範孩子飲用自來水。

姊姊。

雙目有些腫脹的孩子打開廁所的門，褲子落到膝彎，唐氏症患者脊椎脆弱，我護住他的背部，將那鬆垮的褲子提起。帶著他洗完手後，那雙手主動握住我，等我帶著他回去午休。

燈光熄滅後，環顧四周的孩子，有些雙目緊閉，已然陷入沉睡，而個別幾位仍用純粹的視線盯著天花板，微微哼著不知名的曲調。此時他們看起來與一般孩童無二，若讓這些特殊兒童融入一般學校的班級，是否能讓他們學習到更多正常行為？

我問出疑問，從教保員口中，我方得知現代早療的困境。

一般小學多數設有普通班、資源班，少數有特教班，因政策規定，孩子們必須就近學區就讀，若所屬學區無特教班，孩子們只能進資源班。但資源班只是將特殊兒童的國語、數學分開授課，其餘課程仍與一般生學習相同內容，這便造成特教生漸漸跟不上課業，且國、高中有特教班或是資源班的學校更是稀缺。聞言，我想起記憶中那道如幽靈般的身影，是否上過學？同學又是如何看待她？又想到這個班級中會主動叫姊姊的唐氏症孩子，明年他便要去就讀幼兒園，若在班級中受到欺凌，會不會使這些兒童的心靈受創，導致病情加劇？

教保員只是嘆道，所以必須讓這些特教生知道如何保護自己，並加強向一般學童的宣導他們的特殊性，學校老師也必須進行正面引導，這是一個多面性的統籌，不是特定一方全責。她又補充道，不過特教生通常不會知道自己正被欺負，反而會以為對方在與自己玩樂。

聽見最後這句話，心中像是有什麼放下。是對這群能夠永遠保持天真的孩子，也是安慰自己，也許當年那呆傻的女人感知不到自己受到欺辱。教室中殘存著午餐似有若無的蔥蒜味，不禁感到鼻腔有些發澀，若蔥末有意識，被碎屍萬段還沒哭嚎，反倒是旁觀者替它薰出不途經臟腑的淚水，想必會對此感到十分滑稽，我便是這般自作主張地替她感受。

幾日過後，機構請外師來教學的音樂課，一位母親陪同在孩子身旁，拉過她的手，一同隨著老師的指令拍著鈴鼓，那是一位全面性發展障礙的女童，最近正戒斷奶嘴，然而效果不彰，口中沒有奶嘴堵住便無法閉起，口水隨著頭部甩動飛濺到相握的手上。母親只是輕柔地拉起女童脖子上掛著的圍兜，擦拭她唇角不停落下的唾液。

教保員們提過，這位並不是女童的親生母親，而是政府分配給孩子的寄養家庭。然而從女童每日公主般的打扮上，便能看出這位母親定是非常疼愛孩子，每每請外師上大課時，她皆會陪在孩子身旁，與她共同握起樂器，攬著她一同跳舞。她衣著是與孩子截然不同的樸素，與孩子站在一起，任誰都能看出這是一位，對孩子付出所有的偉大母親。然而教保員亦提過，這位母親曾哭訴自己就快要因照顧孩子而得憂鬱症。

也許姑婆也曾這麼細緻地對待自己的女兒。

### 3

最後一次聽見癩癩的消息，是初升小學時。

淹死在盆裡了啦。特意壓低的嗓音無法阻擋有心者探聽，仍不比音響高的我躲在轉角，在無人發現的陰影壟罩處聽著父母的話迷茫著。透著一股怪誕荒謬，在眾多低聲絮語中流傳。那段時間我像是在菜園，拿著網靠近白粉蝶般，跟在大人群中，小心地試圖捕捉言談間的隻言片語。一旦被發現我在偷偷靠近，話題猶如翻飛的翅影迅速變換，徒留我拿著無用武之處的網站在原地，久而久之，我也不再尋求答案，只知道那道身影從此不會再出現我們家，而姑婆一家也在事件沒多久後搬離。

至此，丘陵上真的只剩下我們一戶人家。

多年後偶然想起，向父親求證，他卻是言語躲閃，咬定那位沒有自我的可憐女性，是在躺椅上安詳地離去。她是一生都在找尋寄主的鮎魚，既無法產生豐厚產值，也無牢靠的吸盤，終究是無法棲息，在這片利共生的關係中被驅逐。

入職初期，最為年長的教保員問過我是否有男友，在我表明自己是不婚主義時，她笑著環視一周說道，也好，不然未來生出的孩子，萬一——即時止住的話語，如同當年能將年幼身子壟罩住的陰影，暗藏著難以言喻的重量，沉甸甸落在我的雙目中。

姊姊。

又是那名孩子喊著我，用浮腫的面頰對我微笑，一手握著沙鈴，一手遞過來一面鈴鼓。他軟糯的聲聲「姊姊」，我彷彿看見聖誕紅褪色的那個夏天，蟬於樹間鳴叫著，參差的長吟聲不斷，堵滿雙耳，唯有神明廳內同樣哀切莊嚴的樂曲，間雜著信號不穩的嘶嘶聲傳來。

---

## 評語

### 李欣倫老師：

本文以兩軌敘事線進行，一者是描寫「瘋女人」的模樣，細緻而具體，另外則是作者在早療機構工讀所遇到的唐氏症孩子，以此經驗回看家族中的瘋女人，雖以旁觀者的角度來寫，但卻充滿了對於「異常」人們的包容與理解。